

绿生活

## 文人种菜

◎赵淑萍

当清新的空气、纯净的水变得奢侈起来时，自家种菜，就成了美事。

去年，在一个座谈会上，碰到王耀成老师。他送我们几位文友一人一袋咸菜。烹炒、煮汤，甚是美味。过了几天，看到他的头像换成了他在蔷薇花下抚琴的那张，于是，兴冲冲上传一微信：“某日，遇王耀成先生，得咸齏一袋。此乃公自种自收，秘制而成。味美，顿起不良之心，思日后直捣王氏农庄，饕餮大餐。觊觎之徒，同去！同去！又自作散句，非文非白，高山打鼓，博君一笑：蔷薇花下抚琴，青菜园中劳作。飘飘兮魏晋遗风，悠悠兮采菊余韵。军旅生涯，文人怀抱，回归于农夫行踪。潮涌三江，扼命运之咽喉。太行情深，偏成石库门主人。商脉文脉交织，他乡故乡皆乡。而今，柿子熟了，开农民之创世纪。旅人蕉，庸乎哉？非庸也。”

王老师曾是军旅作家，笔名旅人蕉、非庸，我这则非文非白的微信里，暗藏他的作品及作品集《柿子熟了的时候》、《农民的创世纪》、《潮涌三江》、《扼住命运的咽喉》、《石库门的主人》、《太行情深》等。退休后，他就专门在家里的小院里养花种菜。此微信一出，就有人报名，要去“扫荡”王氏农庄。

大家都觊觎王老师的菜园，但是，他种菜的成本是很高的。有一次，我先生问他是否用农药，他说：“我怎么肯用农药，虫子是我一只只捉的。”心诚如此，难怪可以把胡萝卜种出佛手形状。他的那些个菜，株株冰清玉洁，光亮鲜泽，使人下手前必定鼓足勇气。他那王氏咸齏，一上海人常常索要，要到后就放在冰箱里，节省着吃。他又自制王氏辣酱，一台湾文友吃了上瘾，追要炮制秘方。依我看，不是秘方的问题，是菜的问题，是种菜人的问题。天涯姐姐总以她的“功夫茶叶蛋”自诩，我就说：“得了吧，你那道行，有王老师深吗？”

我的朋友，画家樊国明，也喜欢种菜。他种菜，那是在泥地里画画。摆弄起来，有特强的造型能力。比如，在一棵树下种菜，围成一个花坛的形状；比如，用长长的细竹竿、木棍把花盆固定，那盆中蔬菜就一层层在空中开花，结果，很艺术。我也曾作一微信调侃他：“国明先生左手‘摸六株’，右手泼丹青。造一方绿色天地，画一片混沌世界。种得葫芦二十六，以供炼丹之用。目标白纸三千，绘尽山间楼阁，以达登临之境。其状态，艺术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艺术，把这两个元素整为一体，难得。”可是，画家不懂人情世故，他珍惜资源，绿化环境，种的是小区空地，却没有跟物业沟通。当菜已是半成品时，被物业给端了。幸好未“斩尽杀绝”，还留着些。当时，他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绕个圈子再说说我老爸。他退休以后回老家，村民们种什么菜，他也跟着种什么菜。村民们用农药，他也用，但是，那剂量，就跟人吃药差不多。菜里还是有不少虫眼，论“品相”已经打折。可他的精神成本不低，刮风了，下雨了，特别是每年台风时期，那个园子无遮无拦，他夜夜提心吊胆。

几个月前回老家。西瓜、玉米、番茄、丝瓜……园子里一大堆都是他的成果。我真佩服他。不仅能舞文弄墨，种菜也是好手。他让我把地里的那几个南瓜摘了带走。我妈在旁边说他：“这南瓜，炒着吃太老了，煮着吃又嫌嫩。你这么急干吗？等养老了再摘。”我知道父亲为什么这么急，他怕我们下次去又得过一个把月，那就摘不到了。

所以，这年月，物质很丰盛，食物很多。但是，食不易。如肯把自己种的“私房菜”跟你共享的，就是对你最诚心的人了。

## 不要空洞的点赞

有所思

◎潘玉毅

自从有了微博和微信，点赞便成了流行之举。很多人前赴后继，争相成为点赞党的一员。前不久，微信朋友圈点赞的营销方式更是火极一时，不少集赞者纷纷向好友讨赞。对他人的赞美本是很好的，但网络上的点赞已经渐渐失去了原味。现下的点赞，赞同、欣赏之意有之，调侃、戏谑之意有之，嘲讽、不屑之意亦有之。这就给人一种感觉，点赞者们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，以一种看热闹的姿态，冷眼旁观别人身上发生的一切，就像鲁镇的人们听祥林嫂讲述那段艰辛往事时的心态是一样的，喜恶全由他们的心情决定。

好事点赞，坏事也点赞，看到别人发个东西，就要应个卯点个赞。这样的点赞缺乏温度，甚至给人一种敷衍了事的感觉。在学生时代，老师批阅作文经常会用“已阅”，那时，学生们对作文等级的排序是这样的：“优良中差阅”。大多数时候，点赞的效果也类似于“已阅”。

当然，也有人说，点赞者其实也很无奈。有

时候看到朋友发了状态，想说点什么，又怕说得不到位，朋友看了不高兴，只得采用点赞的方式。虽然我们不能一以概之，说词汇的匮乏显示的是人内心的苍白，但又不得不承认，社交手段简化的同时，情分也在跟着缩水。日复一日的点赞，让很多好朋友成了泛泛之交（亦名“点赞之交”）。

我的一位作家朋友曾经跟我抱怨，他说以前发了文章，大家都会聊几句心得，好与不好，彼此之间愿意说说心里真实的想法，着实有点“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”的意思。现在贴出文章之后，收到的除了“恭喜”就是“祝贺”，或者干脆点个赞，像是完成一种仪式，再也没有以前一起谈笑交流的快乐了。对这一点，我深有同感。不过我相信大多数朋友的点赞仍是善意的。其实，我也愿意为别人点赞，只是不愿意为了点赞而点赞。

点赞当有赞意。与人相交，贵乎真诚，所以理应该让“赞”回归本意，去表达对人的赞赏和欢喜。人与人之间可以有不一样的思维，持不一样的观点，但真诚二字是彼此论交的前提。真诚之下，再大的分歧也能“潜移默化，自然似之”。因此，我们要少一点空洞无物的点赞，多一点热忱相待的情意，很多时候，我们只有先付以真心，才能赢得别人的真心。

## 荆楚人家

行走

◎蔡菊香

从宁波出发，一路经过杭州、黄山、景德镇、婺源、九江、武汉、仙桃……这些有着诸多名胜的地方，直达目的地，那座在中国小说史乃至军事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古城——荆州，全程1100多公里。

乌奶奶好！来不及取下随车的行李，一个三岁左右的孩子欢叫着扑进牛姐的怀里。姑奶奶成了乌奶奶，孩子的天真顿时扫去了旅途的疲劳。进得屋门，牛姐父亲早已摆上满满一桌菜，花椒牛肉、鱼香辣子、珍珠蒿菜肉圆、排骨藕块汤、粉蒸肉、粉蒸鱼、粉蒸野菱角、粉蒸萝卜丝、香酥土豆饼、香酥藕饼……楚地的菜品与滨海之地确实不同，肉类和鱼类均可粉蒸，既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营养损失，又起到去湿保健的作用，难怪荆楚人的脸色相较于滨海之人的更加红润些。

早餐是热干面。热干面不贵又耐饥，细细的面条色泽黄而油润，拌入香油、芝麻酱、五香酱菜等配料，另外可任意添加咸菜、酸豆角、萝卜干等，吃起来既有芝麻香又筋道十足。3元钱一碗，吃了后一上午都觉着饱饱的，足见荆楚人家的实在和在吃食上的不含糊。

深秋的荆州城仍处处绿意，宽阔的护城河平静如镜，或许是它早已见惯历史沉浮了吧。空气中似乎隐隐有刀剑相击的金属声，鼻翼仿佛嗅到一缕淡淡的硝烟味。我知道，这些纯粹是我的幻觉和错觉。牛姐父亲告诉我，他和附近的其他老年人一样，几乎天天到护城河边来散步，或在这里钓鱼，生活得如这一河之水，平静幸福。

远眺一水之隔的荆州古城墙，古城如浮在水面上的海市蜃楼，显得飘渺而又实在。先前曾到访过这座古城，拾级而上的石梯上，随处可见雕有“荆州府”等文字的砖石，城楼上，有“守卫”的兵士，有“刘关张”塑像，有锦旗飘展。瓮城里，有健身的市民，有卖鸡毛毽子等的小商贩。城楼下有历史上最知名的改革家张居正故居，城里还有关羽祠，有蜀将群雕，有桃园三结义处。如想更

深地了解荆楚文化，荆州博物馆是个好去处，那里有出土的汉楚时期千年古物，凤鸟则是楚地文化的图腾了。

与别的城市日渐热闹的广场舞不同，在护城河绿地公园里游走，会遇见专注吹笛的老人，也会碰上拉二胡的老人。在那些悠扬的丝竹弦曲声中，常常夹杂着“嗡嗡”的声音，仿佛一群飞机在低空游弋，那是老人们抖空竹发出的声音。最年长的有八十多岁，仍然身手矫健，功力非凡，年轻些的可能刚刚退休，舞动得倒也有声有色。看到我们到来，老人们主动把诀窍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禁不住也想小试一把。

其实这次去楚地是参加一场婚礼，婚宴设在洪湖。新房设在一处颇有历史感的老小区里，由旧房子装修而成，显得些许局促和勉强，新房布置倒是温馨甜蜜，婚纱照上一双玉人灿烂幸福地笑。我想，只要相亲相爱，何愁没有美好的未来呢。

当一字排开的婚车到达婚宴广场时，看热闹的人群开始起哄。快，快呀，老公公背新媳妇！几位泼辣的妇女笑着揉着，把新郎的父亲和伯伯叔叔们团团围住，新郎父亲及伯伯们只好一一红着脸蹲下身，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轮流背起新娘子走向酒店大堂。本以为这样就算完了，谁知，女人们又把老爹们围住，吵着要“欢喜钱”，他们只好摸出几张百元钞散给女人们。

婚礼仪式中西合璧，与别处的几无二致。但当新娘向长辈们敬茶时，又一次让我开了眼界。新娘在一位长辈的指引下，向长辈们一一敬茶，旁边跟着一人把长辈的喝茶礼金一一唱出来，礼金随得多的满面得意，随得少的脸上有点不自在，看热闹的评头品足。当几位本家伯伯们商量送多少茶钱时，书生气十足的大伯却毫不理会旁人讶异的目光，拿出比别的长辈少许多的礼金，被唱时仍能泰然自若。理智上我觉得大伯是对的，是对愈演愈烈的人情攀比之风的公然藐视，但如果让我身处这种场合，我能做到处变不惊吗？

总第5767期

投稿邮箱

: essay@cnnb.com.cn

漫画

沈欣